

乡土文学

峪儿沟

王福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峪儿沟

王福林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魔幻迷离的裕儿沟隐没神秘的山坳里，这里的人都是白狐的后代，那搔首弄姿的狐是他们的祖先，裕儿沟的女人妖娆而风骚，裕儿沟的男人强悍而强健，裕儿沟充满了野性气习。

一夜间财富走进了充满野性的裕儿沟，山村顿时被暴富冲得头晕目眩，于是蛮野强悍的男人和那些艳绝风骚的女人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故事，愚昧与文明的对峙，原始与现代的对峙，妖艳的裕儿沟女人与颇具现代魅力的女记者韩冬梅的对峙。

裕儿沟人陷了迷乱，他们始终甩不掉狐的困扰与狐的迷幻，终于演化出一些血淋淋的悲剧故事。

本书具有独特的风俗民情和充满迷幻色彩的现实意义。

(内蒙)新登字 1 号

峪儿沟

王福林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20 千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203-02790-6/I·490

每册定价: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1)

有婆姨的山汉们终于被拉走了，但那些穷得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汉却顾不上这一切。还在浮想联翩地贼勾勾望着，直到气儿喘得不可遏止。终于胯下猛地一阵射泄，瘫倒似地紧捂小腹蹲下了。难怪有的光棍汉称，一年逛一次骡马大市，权当作一年尝了一次荤腥！

第二章..... (32)

她游了过来，竟搬着他的身子说：“俺的小倌狗儿累了！可怜的，连蜡头枪也累蔫了”“俺就不信变不成真银的，是姨了，饿蔫了让俺来喂一喂”说着，她竟游来穿去似专门来戏弄他的。啄一下游去，吻一下又来，顿时间更使他热血奔涌浑身又燃烧起来。过工夫，就听她也在水中拍着手儿欢叫着：“争气哩！争气哩！难怪人家说是像牯牛的犄角哩！俺的天呀”咸水处好大一块平展长方形巨石，地一松手便只顾自己淹着水儿娇柔无力地躺去，阵子里闪着让人怜爱的光，竟乞告着：“轻着点儿，俺没经见过，俺才刚过十七岁”谁信过鬼话？陡然间他使猛扑上去了。不对！似真的……但就在地苦楚地呻吟

那一瞬间，他已经恍然闯入一个全新的极乐世界了。

第三章..... (58)

冲动！冲动！还是如饥似渴地冲动！但朦胧间，却发现身下变得很陌生。常玉龙第一个感觉是，身下那柔若无骨的身子似乎没有了，代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极富弹性的身躯。绝不像头一个那样娇柔地任揉任搓，而是极富朝气地极着一双乳峰勇敢地迎接着每次冲击。绝不像头一个那样似在为男人服务，而她却怀有一种女性的特有骄傲似在反过来调动男性的积极性。挑战性的，像偏要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章..... (83)

“吃了俺吧？”她呻吟了。“化了俺！”他更激动！绞扭的喘息。常言道，新娇不如远别！更何况，这还带着某种失而复得的意味。或许正因为这样，常玉龙只觉得桂兰似今夜更显出了一种独特的魅力。既不失娇柔，又新添了柔种弹性。既不断呻吟着焕发起他的强烈扭服欲，又勇敢地迎接着他的每一次冲击。陡然间什么都不存在了，新鲜，刺激，多种女人的综合体！

第五章..... (128)

“妈的！”胜子果然尖狠了！似野狼般强悍，山豹般凶猛，公个般撒野，种马般发狂！终子，

她欢叫了！痉挛着、扭曲着、撕咬着、紧抓着！又是一阵阵颤栗，这才猛地头儿一歪再也不动了。彻底服了！

第六章 (159)

室内只亮着壁灯，营造着一片柔和的氛围。他力图控制着自己，轻轻地开始摩挲了。那丰腴的臀部，那美好的双腿。从上到下，一遍又一遍。此时无声胜有声，圣洁极了！只不该炽热的喘息越来越烈……蓦地，陆山根只感到像电击一般，似再也支撑不住了。终于接紧了她的双腿，只把脸紧紧捂在那人体最圣洁的部位。隔着牛仔裤，那里早已湿漉漉的……

第七章 (199)

“这回俺求你！”竟情切切地为他解衣了，“是你身上有糖哩，有蜜哩，就让俺蜜糖罐罐里再喜一喜！都怪俺过去害羞哩、栗人哩，让你不能尽兴哩！从今日起，俺就变个马驹，由你打来由你骑！你说咋价就咋价，俺杏子从今就是为你活着哩。”

第八章 (222)

她为了长远的安排，便又贴股交颈地销熔在一起了。热炕头上好像点起了两团火，烈焰相互飞扑着在交炽燃烧。无所顾忌的呻吟，忘子所以的翻腾。那酣畅淋漓的汗水。交融着，

流淌着，起伏激荡着。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欢乐的高峰，一次又一次地跌落于悲壮的低谷。

第九章 (263)

她还想挣扎，她还想叫……她却再不犹疑了，猛地便扑到了她的身上行动了。也不知叫谁呢，只是流着愧疚的泪水不住地喊：姐！姐！俺那姐！她再不抗拒了，只感到了一种野性的魅力。他也不过分的癫狂，只是有节制的涌动。她感到意外，却渐入佳境。他尽量燃烧着她，却又似有点心不在焉。她终于无所顾忌、也自觉全身心地投入了。他似乎要得就是这酣畅的呻吟。

第十章 (286)

便总是让她那直耸耸的奶头子紧贴着他那毛茸茸的胸脯儿。贴得紧着哩，似非让他磨擦起火儿不成。一次又一次，她临完还亲昵地总要求他再来个“将军下马”。有一次，他又被点燃了，她竟撒娇儿地嗔怪着对他说：俺那哥！你又让俺得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哩……峪儿沟为自己的大掌柜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韩冬梅主挣，“左膀右臂”们拒陪，直至深夜。尚且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第十一章 (297)

只是，男的似不愿声张，而桂兰欢愉的呻吟

却是大胆的，奔放的、炽烈的、野性的、充满荒蛮气息的！强烈的反差对比！“好活哩！”桂兰竟夸上了，“给俺又送糖！又喂蜜，浑身就像过电哩！”男的只有发力喘息……“舒坦哩！”桂兰更给鼓劲儿了，“就是不一样，带着一股洋气气！”男的还只有带喘的涌动……“新鲜哩！”又是桂兰的声音，“会调教，不像山汉只会瞎杵哩！”男的喘息着似达到了高潮……“不要下！”桂兰呻吟着欢叫了，“不要下，再给俺来个将军不下马！”

第一章

有婆姨的山汉们终于被拉走了，但那些穷得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汉却顾不上这一切。还在浮想联翩地贼勾勾望着，直到气儿喘得不可遏止。终于胯下猛地一阵射泄，瘫倒似地紧捂小腹蹲下了。难怪有的光棍汉称，一年逛一次腹马大市，权当作一年尝了一次荤媳！

自古道：穷山恶水出刁民！而这里在一片山峦野气笼罩下竟出美人儿。神秘莫测！似天地间灵秀之气全让女人们给拔尽了，只给男人们留下了恶煞煞的荒人野岭。甚至就连外头的闺女嫁进这个山洼，也会渐渐莫名其妙地好看起来。反之，只要这村里的姑娘一聘出这道野沟，也会恍恍惚惚尽失往日的光采。个中原因，说法颇多。年深日久，竟使这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身上像罩上了一层妖气儿。

但这世就更平添了几分特殊的魅力。

近几年省城各大酒家竞相来这山村僻壤招聘服务员且不说，就拿老年间山里举办的骡马大市上便更可见一斑。蛮荒世界，那时还尚存着一座只有塞外才有的马神庙。虽然平日间荒凉衰败得很，但一到开市这一天还是热闹非凡。七沟八梁的山汉们本来穷得连根牛毛也买不起，却还是纷纷翻山越岭赶来了。难得的一年一次的大赶集，都饿疯了似地只顾直勾勾向那远山

峪儿沟

的恶草丛中望去。醉翁之意不在酒，致使跟着男人前来的婆姨一个个也提心吊胆。紧紧抓住丈夫的汗褂褂，好像生怕他们的魂魄刹时被勾摄而去。

好一阵激动人心的等待……

蓦地，只听得集市上一片野性的欢声乍起，便望见对而山沟里一群女人在恶草丛中闪现了。大都松弛地斜跨在小毛驴上，顿时间却使整个集市变得晕晕乎乎了。这是些什么女人呀？下得驴来，竟犹如走人无人之境。目不斜视，脸庞微扬，似只顾着和自己的小姐妹窃窃嘻笑絮语着。但这已足够了，顿使得前来赶集的摊商小贩猛地又活转过来。叫卖吆喝此起彼伏，炒勺擀杖敲击和鸣。好象谁能引来这些女人的目光，谁才算得方显英雄本色。但这往往是徒劳的，还是只能望着人家自顾自地走着。腰肢儿颤悠悠，奶头儿直耸耸。不理众多贼勾勾的眼珠子，却似乎偏偏对上市的骡呀、马呀、牛呀、羊呀感兴趣。谁料刚一拍一匹马子的屁股，就连这畜牧也一下受宠若惊地瘫倒了。

人呢？那些山村野汉呢？

其它山沟沟里赶来的婆姨们更紧张了，但她们似只能看住男人的身子看不住男人的心。山汉们一个个如醉如痴，除了一双直勾勾的眼睛，好像浑身都酥了、软了、瘫了。可贴身的婆姨还是能感觉到，只剩下一个地方发硬。真令人悲哀，随之便由不得发出了警告：

“看！看！小心扎在眼窝里拔不出来呀！”

“那才好！”回答得倒也坦然。

“好个屁！拔不出来戳瞎眼珠子呀！”

“咱情愿！”回答得更是干脆。

“情愿个你娘的头！”女人们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你也不想想人家是甚和甚配下的，抽精吸血可费男人哩！”

“你败兴!”但陡然还是一个冷颤。

“回家哇!”女人趁势劝上了。

听得出,这里头隐藏着一个颇带荒诞色彩的传说,顿时使骡马大市上也弥漫起一股妖气儿。有婆姨的山汉们终于被拉走了,但那些穷得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汉却顾不上这一切。还在浮想联翩地贼勾勾望着,直到气儿喘得不可遏止。终于胯下猛地一阵射泄,瘫倒似地紧捂小腹蹲下了。难怪有的光棍汉称,一年逛一次骡马大市,权当作一年尝了一次荤腥!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

这虽然只是些颇带粗犷气息的山野旧事,却足以见这山洼洼里女人的好看是具有传统的。尤其近两年来,随着这山村的暴富各种名牌的化妆品涌入,这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就更翻山越岭地声名远扬了。这是一种奇异的和谐和统一!好像她们那血管里奔涌的野性的血,使她们更容易接纳这种外来的现代化时髦。大胆得很,就连外国货也来者不拒。几经涂抹点缀,便竞显一种独具风姿的野性妖娆。不但使自己的男人视出山办事为莫大痛苦,就连省城各大酒家也以聘请到这样一位女腥员为荣。谁料偏偏就是他视而不见,不顾山村野俗,毅然放弃了年节期间的狂欢极乐,竟顶着漫天风雪进山去猎狐!

莫非他已经开始黯然失色?

不!现在像正处于人生辉煌的顶峰!他是这全省闻名山村的大拿、主心骨!虽然再无暇分担任何党政职务,但仍被所有山汉尊称为掌管,偌大家业的“大掌柜”!

莫非缺少了女人的接纳?

不!现在他在全村的婆姨心目中可以说就是一尊神!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推崇,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他那种特有的“沉默如金”粗犷魅力的倾慕。男人,这才算得上个真正的男人!既能让

峪儿沟

女人们视之战战兢兢，又能让女人们见而心痒难熬。可以说，这里的婆姨们最梦寐以求的便是，能有一天把自己柔嫩的胸怀变成任他揉搓的温柔乡。死了吧！火辣辣地为他死了吧！也不枉老天给了一副女儿身！

但他还是冷冰冰的抛下这一切走了……

说也奇怪！就在他在风雪中冷笑这一刹那，据说峪儿沟所有的女人们都猛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事后人人都在争说，当时只觉得似冷不丁心口上被谁所了一下，顿时间酒也不香了，菜也没味了，怀里的男人也就一脚被喘在地下。几乎与此同时，好像每个婆姨都发现自己那大掌柜不见了。恍恍惚惚，完全是出自于一种只有峪儿沟女人才能有的特殊感觉。

村长的老婆春儿就作如是说。

这个女人才三十六岁，可已经跳过了三次“槽”。但跳一次鲜淋一次，至今仍鲜淋的妖娆动人。也就是多亏了她嫁给村长马大彪，才阻止了这位四十八岁的汉子继续“费”老婆。已经“费”死了三个女人，几乎使峪儿沟元气大伤。但春儿的功绩绝不仅限于此，竟还以能辅佐马大彪这位村长进而施展身手。好你哩！越富越有名越不得安生。现如今峪儿沟虽仍在深山野洼之中，但早已成了出头的椽子隐没不住了。前来挑刺儿找茬儿的特多，光靠风口石头那又圆又滑又硬已很难应付。这一下可好了！马大彪终于得了个“费”不死的婆姨。余热有得是，各种麻烦俱都可迎刃而解了。

当时，春儿正面对着一只“童子鸡”。

羊油苦菜，各取所爱！春儿本来就爱和那些初试锋芒的少年后生打交道。更何况，山乡野俗允许年节时期没大小，她就更乐得去品着热酒尝鲜了。但她还是绝没料想到，这“娃儿”竟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过早长成的铁板身架儿，与年龄不相

吻合的一脸冷气，使她顿时酒醒了一半。往日的手段难以施展，只顾得战兢兢望着这不速到来的“娃儿”了。他、他要干什么？半晌，这娃儿才冷冰冰地问：“你过年多大了？”她莫名其妙只好回答：“俺、俺三十六……”谁料这娃儿却说：“正好！俺今年十六。”她更如坠在五里云雾之中，几乎惊叫出声儿来。但这娃儿却显得更冷，一屁股坐稳了便说：“让俺好找，大年初三就在这儿过了。”春儿似这才知道他要什么，赶忙紧紧拉严了窗帘儿。这倒不是怕自己男人发现，而是因为这娃儿很特殊。如果当时她就能悟出这其中种种造化之神奇，或许春儿就会惊诧地无所作为了。但当时她却只感到受宠若惊了，竟激动地就顾了一会儿端上了小菜碟碟，一会儿捧出了小酒盅盅。

酒，酒，酒终于使她放开手脚了。

但那娃儿仍很冷，竟使春儿迟迟不知到底是扮酒什么角色好。是当婆姨？还是扮演娘？但她还是压抑不住胸怀里的骚动，姑且又当婆姨又当娘地靠近了。一会儿说：“娃！尝尝婢于这凉拌口条儿。舌头，舌头，就不该是猪的舌头……”一会儿说：“娃！再来两盅儿婢于烫好的热酒儿，酒是男人的胆儿……”但那娃儿却似个生瓜蛋子，两眼直勾勾地只顾死盯着她。没有一点猴急相，倒似目光中隐伏着某种沉思，某种怨恨，甚至还有某种仇视。春儿准备后撤了。此娃儿绝不同于彼娃儿，弄不好会出乱子的。谁料就在这时，那娃儿眼中似喷出了两股火，猛地便像一座崖头倒下向她压来了。果断、利索、干脆，刹那间便把她剥了个尽光。连撕带扯，火山喷发一般势不可挡。春儿的种种疑虑顿时被燃烧殆尽，竟赤裸裸地颤栗着就顾等待那一刻了。又是那娃儿复仇似地一声呐喊：“俺要的就是三十六！”随之便是饿虎扑食般地扑向身来！

但就在这极度的酣畅淋漓之中——

峪儿沟

据事后春儿说，她猛地便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惊肉跳。随之便犹如被电击一般，心窝窝里像扎进了一根钢针。刹那间，男欢女悦全没有了，她只觉得自己正在剧痛中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去。

这或许是因为酒喝多了，她只不过作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梦。也或许是因为那娃儿果然特殊，就连她也不敢随便卖弄。总之，等她清醒过来之后，身上除了一片汗渍已冷冰冰地什么也没有了。只留下了困惑、猜疑、以及种种可怕的联想，使他更加只能缄口不语了。恍恍惚惚，忘忘忘忘，春儿只是说当时她就“感觉”到了：

这是一座三层小楼。

如杵在大城市里可能很不显眼，但别忘了它在这七沟八梁的群山中仍属独一份儿。红瓦白壁，颇有点北欧式小楼的意味。谁料，现在它也似乎有点被过年的酒气薰醉了，恍恍惚惚间竟也显出几分蛮荒的野性。

村长马大彪是头一个到来的！

众多婆姨向他叙述感觉，这一村之长尚能保持沉着。但经自己婆姨春儿绘声绘色这一说，马大彪顿时便闻讯色变了。这本来是一位满脸永远堆笑的汉子。就是给他一个大耳光，也绝对能不下他脸上的几根笑纹儿。年近五十，圆滑得足以超过大山风口间那种石头，若不然，随着白狐越来越出名方方面面来得人越多，他早已难以坐稳这把交椅了。但这回他竟汗如雨下，似自己猛地挨了一粒枪子儿，罕见地脸上连一根笑纹儿也没有了。

莫非他还沉浸在狂饮的迷幻之中？

但随之而来的“左猜右臂”们也仿佛个个如此。这些平时颇